南京晚報

第九百九十三號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電話二三六五四號　地址余仁衖潤德甲　電報掛號七六二

△本報價目每份銅元四枚每月大洋叁角五分半年一元八角全年三元四角外埠國內每月加郵費一角六分國外郵費六角郵費先惠空函不覆郵票代現九折計算并以四分以下者為限

△廣告刊例　特種第一版新聞前每方寸每日大洋二元甲種二版中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五角長期面議

揚子江日艦擬西進

太倉東郊中日前哨昨有小接觸

（本報今晨十時上海專電）日方雖在停戰會議期間、而日軍之運輸補充、依然積極進行、前方之掘壕布置、更為忙碌、海軍方面、更將艦隊陸續調入揚子江、頗有西進模樣、據各方面報告、揚子江內日海軍行動如下、

漢口日艦紛集

漢口日僑頗多　平時有日海軍第一外遣隊、派艦四艘駐防、自滬戰發生後、日艦增至七艘、此次鹽澤司令乘安宅旗艦赴漢、表面以視察長江海軍為名、及到漢後、即召集各軍艦開會、討論防艦駐守問題、二十三日漢口已到日艦十三艘、及至昨日、本埠某江輪又接漢口無綫電報告、謂又有兩日艦趕到漢口、參加鹽澤會議、

下游日艦現狀

自九江以下至南京為止、此一段內、日本軍艦、以往來行駛者為多、固守拋泊者較少　沿江日艦、計九江三艘、安慶一艘、蕪湖附近三隻、至南京之下關浦口等處　停有日砲艦驅逐艦三隻、裝甲砲船一艘、而往來於南京漢潯間、巡行日艦亦有三四艘、

運輸船舶擱淺

日海軍於長江內、運輸軍械兵士、往來頻繁、而由日本直接開往者、亦有多艘、近有日軍運送船神雨號、將其船身易色、滿載軍實、開赴漢口、駛至九江下游、忽遭擱淺、經日本海軍得訊、立派兩艦往拖、至昨日下午、聞已拖出、帶往漢口起卸、聞該輪船底、業遭擱損、

江輪仍供軍用

長江日輪、於二月一日起　即全供軍用、將煙囪商標漆去、撤除船名、全易黑色、日清公司上下游江輪七艘、同樣辦理、裝運糧食軍械、往返滬漢、迄已兩月有餘、因恐途中發生障礙、船中備有中日英三國國旗、隨時更懸、以便亂人耳目、船上生火水手人等多數已易白俄充任、

淞滬日艦行動

瀏河方面、二十四日有日艦一隊開到、停泊約二十小時、聞有陸軍在各艦內駁登瀏河、昨日午刻、該四日艦、已經他去、吳淞口外鴨窩沙海面、尚拋日艦兩隊、共計九艘、吳淞內前日祇有六艦、昨日又增至九艘、昨有日艦四艘、在浦江內往來巡游、此外尚有日艦約六七艘、則分泊在揚子江各港口外、

（漢口二十五日電）鹽澤乘安宅艦有（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由下游抵漢、據日領日前告我當局、謂鹽澤係日海軍第一外遣隊司令、由渝至淞駐長江一帶日艦、均在其視察範圍、此來係職責所應有、別無任務、

（本報今晨十時上海專電）蘇州電、二十五日太倉東郊虹廟、中日前哨小接觸、傷斃兩名、瀏河敵為便運輸、將通滬汽車路拓寬一倍、太倉安、商店開市、日機一、二十五午飛蘇、在城中舊學前開槍未傷人

國聯調查團今晨分赴京杭

△至東北調查後再與中日政府接洽
八月間可望竣事……一部委員赴杭……純係觀光性質

（本報今日正午十時上海專電）國聯調查團員今晨分道赴京杭、

李頓昨晚談話

（本報今晨七時五十五分上海專電）國聯調查團主席英國委員李頓爵士、昨晚七時、接見各國新聞記者、作離滬前臨別談話、大意如下、

此次奉命來華、首臨商業中心之都會、承各界殷勤招待、並與滬上領袖會晤、悉領中國人士之意見、彌覺愉快、當余等抵滬之初、即與諸記者把晤、曾有希望在余等離滬之前、能目睹中日雙方完全停戰、停止敵對行為之表示、就今日之狀態而言、可謂已可滿足余等之願望　停戰會議正在進行、將來停戰撤兵實行後、或召集所謂圓桌會議、或進行其他第二步辦法、均悉由國聯主持辦理、

余等此次參觀閘北江灣真茹吳淞等戰區、深覺武力破壞之慘痛、對於世界和平之努力更有積極進行之必要、而余等之使命、乃彌覺其重大、余等在滬第一步之調查工作已畢、今後將赴南京、與國府當局交換意見、然後赴北平、與張學良等會晤、充實調查之資料、但京平所得均為理論上之調查工作、俟抵遼後、始可實地視察、考查案糾紛經過詳情、預料在東北各地、約勾留三四星期、東北調查畢後、再返東京、與日本政府詳加接洽、徵求日方之意志、約七月中再由日來華、與中國政府當局作最后之商談、然後作一總報告、送達日內瓦、預計八月間可望竣事、至滬案局部報告、由滬領團負責、調查團在滬期間、未奉有日內瓦任何訓令、亦未發出何種報告、英法德三委員赴杭轉京、純係觀光性質、並未有何調查工作、外間所傳、非為事實云云、

停戰會議今晨續開

△日方所提要求變本加厲

（本報今晨八時上海專電）昨日午前午後兩次停戰會議、我方軍事代表黃強、日方軍事代表田代、曾數度離開會場、同赴別室、覆按地圖、我軍為息事甯人促成和平起見、雖允暫駐現在防線、但日軍亦須依照一定程序、完全撤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防、日方堅持撤至吳淞及淞滬路以東區域、喧傳已久、惟迄未提出、及至昨日始行正式提出此項要求、反而變本加厲、主張退至真茹大場楊行獅子林之線、據熟悉日本外交者言、日本真意所在、無非欲取得淞滬路以東為日軍退駐區域、作為他日舉行圓桌會議時之要挾、今主張退駐真茹獅子林綫、或係一試該探性質、兼含討價還價作用、今晨會議、是否能免破裂、仍以此為關鍵、

韓復渠等保馮任洛陽綏靖主任

△韓與石友三今晨赴泰安謁馮

（本報今晨九時濟南專電）昨早六時、記者到泰安、訪馮玉祥於泰山普照寺、馮談、初患白喉、近又患流行感冒、醫囑靜養、泰山空氣好、將在此長住、不到濟南、最近不能就內長、對時局個人表示萬分慚愧、欲雪恥救國、一須抵抗到底、二出兵收復失地、三請民衆自動團結起來、嚴厲監督政府、行使主人翁的能力、才能雪恥救國、挽救危亡於萬一、談畢、馮堅留記者早餐、食麵條雞子等、韓復渠與石友三等各要人、定二十六日早乘泰山鋼甲車赴泰謁馮、

（本報今晨八時五十分北平專電）韓復渠等電國府、保馮玉祥任洛陽綏靖主任、中央對此事、正考慮中、

吳奇偉率部到長沙

△二十八日赴□

（本報今晨八時長沙專電）吳奇偉二十五日到省謁何鍵、擬二十八日赴□、據云、原□□軍外、尚有□□師隨行、

何應欽昨夜到開封

△視察部隊指示一切

（開封二十五日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準今夜亥到汴、將視察駐汴各部隊、指示一切、

駐京日領回館辦公

△調查團日代表等將下榻日領館

駐京日本領事上村及其祕書隨員等、於月前移至下關日本軍艦上辦、現以國聯調查團於今日由滬啓程來京、該領事等特於今晨由下關日艦全部遷回鼓樓領事館辦公、並聞此次隨同調查團來京之日本代表吉田等一行、將下榻於日本領事館云、

國難會議討論範圍

△政府決定三項…逾此範圍不討論

政息、政府以各方國難代表預備提案甚多、且有主張請將黨權交於民衆者、因容納中央黨部意見、重行申明國難會議討論範圍三項、一、關於勦匪事項、二、關於賑災事項、三、關於禦侮事項、非此範圍、不必討論云、

最後消息

外交界息、昨日上海中日停戰會議、日方竟要求闢北為永遠中立區、吳淞獅子林砲台及真茹電台讓為日本租借地、我方決難承認、大戰似難避免、今日續開會議、恐仍無好結果、

北滿救國義勇軍 五路攻長哈

△李杜率部到賓州

（本報今晨八時哈爾濱專電）李杜親率自衛軍到賓州、現北滿救國義勇軍已分五路、分攻長哈、李杜在依蘭設一兵工廠、製造槍彈、準備長期抵抗、

（又電）哈道外駐軍均開走、四郊情形緊張、日軍派憲兵步兵各一大隊、駐防道外商家二十四有一部未開牌門、駐哈日軍全體出動、

（又電）長谷川旅團協于深澂軍往賓州攻李杜 擄去坦克車六輛、重砲四門、天野村井兩旅團、合力扼守一面坡、日飛機九架、隨往作戰、

（又電）自衛軍救國軍合作、李青山部吸收駐農安之駐兵一團、二十三推進至長春、取大包圍勢、本莊已飛電駐公主嶺守備隊往援、王德林率救國軍陷吉敦路黃泥河站、二十三日進攻敦化、日軍開去鐵甲車應援、

（本報今晨九時北平專電）外訊、吉自衛軍襲擊海林、附安方面、日多師團派隊迎戰、

要電彙報

△唐山罷市風潮解決▽北平二十五日電、唐山罷市風潮經調解、商家二十五日開市、惟要求懲辦鼓動風潮之禍首、請公安局負責保護商家、商餘存劣貨、向商人救國會登記封存、不再販賣、至學生方面、由學校當局勸、被公安局逮捕之黨委楊田、因有率領學生封鎖商之嫌疑已移送法院、

△胡適等揭破日陰謀▽北平十五日電、胡適、丁文江、翁文灝、傅斯年等二十三電國聯秘書長、揭破日人對滿陰謀、

△平綏靖署禁止招兵▽平綏署通令軍警機關、無護照者、一律禁止招兵、

△萬福麟閱軍返平▽北平二十五日電、萬福麟在平綏綫閱軍完竣、今日返平覆命

△平津教聯會發宣言▽北平二十五日電、平津院校教聯會今發宣言、懇求政府清償積欠、實行教育獨立計劃、

△巨匪薛傳峯被逮捕▽濟南二十五日電、久擾魯西巨匪薛傳峯 在平被捕、總部令派軍法官崔香伯帶手槍隊一連赴平、押解來濟、

△朱堅白任京教館長▽鎮江二十五日電、省府二十五日決議、委任朱堅白爲南京民衆教育館館長、

△魯省徵收鹽稅附捐▽濟南二十五日電、今日省府常會、通過鹽稅附捐、按中央稅十分之四征收、自四月一日起、一年爲限、又征煤觔臨時補助費亦通過、定爲每噸三角、年可征四十五萬元

漢奸九十名

△下關浦口刺探軍情
△警備部飭嚴密拿辦

南京警備司令部據浦口辦事處主任何卓濂報稱、竊職據浦口人民云、日方派有漢奸九十名、在下關浦口等處刺探情形、據云雖無實據、不爲無因、此輩偵察我方軍情甚易、而我欲捕獲彼等甚爲困難、但彼等傳遞消息、非人到日艦、即利用電話電報、故我方注意、惟有於此處着手、阻絕彼方傳遞、又現值對外緊急期間、對於軍用電話、若不確實整頓、難以圓活、且易洩漏消息、每見京城部隊、自由架設電話、廊柱屋蛙、滿街均是、軍用電話、亂勝蛛絲、何云慎重、職之愚見、凡京城軍用電話、由交通司重行整理、以使秩序井然 檢查容易、且非軍事十分緊要者、不得訂用通話之條例、俾以遵守、該部據報後、除令飭首都警察廳、轉飭城廂下關浦口各分局崗警注意 非佩戴正式符號、通訊士兵、搭掛話機、在電話線上偷聽軍訊、准予立即查拿究辦、並報請軍政部頒布軍用電話使用條例、令發電話隊交通兵第一團、及駐京各師通訊部隊、確實遵守、嚴密檢查、以杜洩漏軍訊外、并函請鐵道部轉飭沿途路警、切實注意、嚴加查訊、凡遇有以上情形者、准即拿獲、送交該部究辦云、

吳思豫請假回籍

△省視母病

首都警察廳長吳思豫、頃以母病亟待回籍省視、昨呈內政部轉請行政院長汪兆銘請假一星期、當經核准、廳務由該廳督察處長李進德代拆代行云、

注意經濟點心 愛皮西 ABC **中西餐店** 在國難中特售各種
菜 湯麵餛飩每客一角 炒麵每客二角 應時中菜每盆二角 經濟客飯每客三角五角
地址朱雀路四象橋南 電話二三七五六號

遺失聲明
敝人所執之萬國儲蓄會會單第三七二六八號會單抵借收據一紙現已燬壞除向萬國儲蓄會補領以便收執外所有該燬壞會單抵借收據即行作廢特此登報聲明 查品三啓

招股
茲有安徽第四區印花稅征檢所擬招股合辦有願承辦者請速至復成橋航空隊對過孫成衣處接洽可也（自即日起限期四天）

介紹國醫張友之
張君友之係名醫張棟樑之長公子家學淵源經驗豐富各種內外疑難雜症一經診斷無不着手成春現在本京龍王廟堂子巷十號（電話二三〇三四）應診用爲介紹俾患病者有所問津焉
鈕永建 谷正倫 孫伯文 何競武 汪景伯 謝履珊 吉夏光宇 樓桐孫 史維煥 吳大鈞 李家鼎 黎勁軍 魏家驊 呂學書 蘇民生 仝啓
每日上午九時開診下午五時止逾時出診急症隨請隨到亦貧送診

烟界同胞
務要換一個救國保種的思想做一個不犯法的國民快快回頭脫離苦海本社戒烟靈效卓著救濟甚多口碑載道非治標抵癮之毒藥實治本除病之靈丹毫無麻醉之害比較吃食鴉片及各種麻醉毒品更加爽快每日只要吃藥一次至少可達到二十六小時不過數日面上烟容盡退臟腑烟毒消除宿病完全除根樂即自然斷絕請速試嘗即知不是誇功自炫投機誤人的騙術印有戒煙須知詳載戒煙方法如承函索當即原班奉上
地址南京太平巷 新民戒煙社 熊南輝啓 電話二三五六八

夫子廟貢院西街 **人人理髮館**
●坐位潔淨雅觀●設備一應俱全
●技師手術精良●南京首屈一指
電話二三五二三號

城中大世界
國產電影 **大破能仁寺**
美化戲院
廿七日日戲 二本虹霓關 紅桃山 杜十娘 打鼓罵曹 潞安州
廿七日夜戲 奔月 別窰 螺絲谷 十八扯 二本鐵公雞

戰鼓 三三

箴「大人先生」（淳）

現在是適逢國難，我很希望從這國難時期的艱苦與激勵，能夠逐漸解除那最危險的心理。譬如在高位的大人先生現在都以他們秉賦的學識與經驗的特長，來爲人民謀幸福，求安全，爭生存的權利；並且振作民族的精神，捍衛國家的領土；改革從前做官的習慣，變更由來做官的生活，這樣民權發展的時候，即使人人奮發進取，企圖高位，高位將無害於國家和民族了。誠如國難時期的卓絕，高位僅爲能者所居，充任國民的賢僕，而含辛茹苦；非復從前的驕奢淫逸，那麼「做官」與「陞官」的企圖，自然就會冷淡下來，這危險的心理，便可以治愈一半了。

「馬占山」的損失（西西）

三個月前的馬占山，差不多世界聞名。一般投機商人，紛紛拿他做招牌。便有人向馬占山獻了一個滑稽的條陳，勸他組織一個「馬占山商標出貨所」，不論是什麼商品，凡是用他名字做招牌的，都可以抽取若干的租稅，拿這個稅來養軍，至今可以和日本獸軍拚上十年。雖然這祇是笑話，然而現在的馬占山呢？誰還瞧得起這忘八呢？一般利用他的商人，不免要大折其本了！據記者調查所得——

上海某煙公司，出「馬占山」香烟，第一批下的本錢，差不多有五十萬，現在只撈回十分之一。

沿海某省黨部印了許多「馬占山」的肖像，下面加了一些非驢非馬的小傳，起初是贈送性質，後來見力量很大，便把下面黨部的字樣除去，改贈爲賣，託由某書局經理，每張收大洋八分。當馬占山未墮瀾以前，曾在上海印了一萬[illegible]千份，現在幾乎一份也賣不出。

上海某商人因爲自己姓馬，想開一個馬占山照像館，開辦費化了許多，一見老馬瘋癟，不覺心灰意懶，照像館也不開了。

至於各書局出賣與「馬占山」有關的書，沒有一家不是滯銷，僅以南京一地而言，數目也很可觀。

世外羣龍傳（張恨水）（四四九）

第八回 捨命訪奇人追猿絕壁 傾壺渡巫峽擊楫中流

有時在地上檢一小塊石頭，有時又在地下掐一顆草，鬧個不歇。那老婦笑道：我的姑娘，我真受不了，說着，用手拉了她要走上船，她正笑得要扭轉身軀，一見秦學詩望了岸上發呆，她立刻正了面孔，和那老婦一路走上船來，當她由秦學詩的窗口走過去時，他用手牽着那長齊鞋口的衣擺，拂動了窗檻，只覺得有一陣似香非香的氣味，襲入鼻端，她過去了許久，猶自有一股氣味，環繞身之前後，過了會，後艙裏面兩個人就唧唧噥噥說起話來。秦學詩心裏想着，他們這話，莫非是說我的，是好意呢？還是惡意呢？坐在一邊只管猜疑着，却找不出一個究竟來，直待秦慕唐拍着他的肩膀道：這三峽的風景有得看了，你儘管推開篷來做什麼，天色黑到這樣了，你還看得見什麼嗎？秦學詩抬頭一看，岸上黑巍巍的一叢影子裏，射出幾點燈光，一切的景緻都模糊了，一笑之下，放了鋪蓋，便倒頭睡將下去。一時船家開了晚飯來吃，大家吃得很高興，秦學詩却只吃了一碗，依然又躺下去。這時候，後艙那女子嬌滴滴的聲音，又說起來了，也不知道她們是由什麼事上談起，居然也談到了讀書，那女子道：凡是讀書的人，到了咱們北京城裏，就算有個出頭之日了。那老婦道：那是怎麼說？（未完）